

痕

秋石著

上海大申書社發行

痕

秋石著

上海大申書社發行

痕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

實價大洋四角

著者 秋石

發行人 陳冠軍

發行所 大申書社

上海四馬路三三一號

總代理 華通書局

上海霞飛路華龍路口

售處 女子書店

分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

小 言

現代的青年，除了少數幸運者，多數是黯淡的人生，終年終日，是做不了的麵包夢。在得意時，果給夢所迷感了。但是，那美麗的影子，不久就如輕烟薄霧地消失了，並且處處摧殘我們青年發展的生機。這時代的困厄，環境的逼壓，我們祇有抑鬱，含淚，呼號，飄泊，何況在中國社會，解決生機或生活問題，不問有無學識或其他，須先與權勢者，有地緣與血緣的關係。其次，也得是同僚或同事，同派別，同意趣，方可援引與幫助。若謀卑官，更要有狗腿，有奴性，有媚骨，那職權始可由小而大，又可靠。否則，你縱有滿腹才學，也會使你活活餓死，氣死，要以人才高低而決定人的進退，在現時的中國，絕對談不到。類多以情感與個別利害為轉移，雖是中國政局及社會一切事業的關係。在此病態沉重的社會，抱頭亂撞，到處碰壁，直到頭破血流，仍找不着一條出路，有的激於血氣，感於權勢，固已挺而走險，投身罪惡叢中。其餘似成為另一種浮動羣，在十字街頭上傍徨，流離，哀傷，以至於飲鴆澆愁，甚至

短見迭出，唉！這是誰的不是？

人總是求生與愛護自己的一個有靈性的六毛蟲，若是到了厭世的絕境，那末，內心必有萬不得已的慘痛，那慘痛之深，祇有自己能真切的感覺，決非第二個人所能想像。冷薄的人間，既不加援救，反恥笑爲弱者，人間真太殘酷了，這輩子以一死解脫一切，固然是懦弱的行爲，但驅迫青年走入死路的動因，我們不可不深深知道。有許多人都忽視這一層，人生的前程，有這樣黑黝黝的鎖住的鐵門，阻隔有人生的大道，全憑精明勇毅，堅苦卓越的人的手來衝破這困阨的環境，開拓這光明之路，在苦悶而抑鬱的人間世，纔能得到安慰！不然的話，那末永久消滅不了這個人間的痕。

目次

淚絲……………一

微笑……………二三

王三太……………四五

藝術家……………六五

流浪……………七八

淚絲

一

正是春風迷人的時節吧，沿着西子湖的一個湖濱公園裏，擠滿了許多遊客，都在那裏賞玩着西湖的風光。雪茂和可華也在這個熱鬧的公園裏，手挽手的緩步着。

雪茂是個飽受着環境壓迫的青年。他平時祇感到人生的無聊和虛幻；但他決不因了惡劣的環境而減他生活上的努力。

可華是個沉默寡言的女子。在她過去的二十四年生活中，確實受了不少的辛苦，她的環境，雖有迫她向着人生的盡頭跑；但她不相信自己是個甘受環境屈服的弱者，所以她常含了兩眼清淚，向着自己的前途奮鬥。

雪茂和可華是在去年的殘冬結婚的。

他們倆的認識是由雪茂的一個同鄉（也是可華的先生）所介紹的。因他們的性情、思想都相互一致，所以由認識不到半年，他們的愛情已是非常濃厚了，出於互相的要求，於是他們就結成了夫婦。

這是要算一件最不幸的事了！上學期，雪茂本在T地方的一所省立中學裏充當個藝術科的教員，到了寒假，校長換了，教員大體都也更動，他的那個美職，不用說自然也失掉了。

他爲了要急乎找個相當的位置，各處的信着實寫了不少，有多年沒有通過信的和平時見了面，願和他講半句話的朋友，那時也會很恭敬而誠懇地寫信去要他們爲他設法個位置。一天一天在飛也似的過去，直到二月的陽春時節，還沒有得到好的消息傳來，於是他曉得失望了。

他們因受不了雪茂的家庭裏的壓束他，纔決定將上學期校裏所殘欠他的一筆薪

水索來，同着可華飄泊到西子湖畔去，暫過着自由的清苦生活。

二

在靠近湖濱的一所同鄉會館裏，他們租定了一間兩頭開窗的長方形的房子住下。不到半個月，體質素稱瘦弱的可華就害起傷寒症來，於是弄得雪茂日夜的悵鬱不安。在病勢最危險的時候，他祇有躲在屋角裏去暗泣。經過了好幾個禮拜，她的病勢益加厲害起來，他就不顧他以後的生活怎樣，把袋裏殘存的三十元左右的錢費了，請到一位杭州了不得的錢醫生來診治，還好，這一筆錢，總算買到了一條命。

爲了可華的那場大病，打算兩人勉強可以過半年清苦生活的一筆微款，用得精光如洗。幸而可華曾在杭州做過三年多的小學教師，在杭相識的朋友很有幾個，她祇得負了蒼白而憔悴的殘軀，到幾個較要好的朋友那裏借貸一些錢來暫時維持他們的生活。以後，他們祇是在借貸中過着生活了。

三

在一天的上午，可華去到她的一個朋友那邊，爲的是想去託託那個朋友，替她下學期找個小學的位置。雪茂一個人悽寂地獨坐在一間長方形的臥室裏，默默地在回憶着他去年和可華的一段純潔的戀愛生活。

「可華，我很願你將來成功一個女文學家，替中國的女子在文壇上爭些光榮。可華，你儘可安心於功課，我若是將來不到餓死的話，決不肯使你輟學的……」他居然把去年他和可華愛情正甜蜜的時候他給她的一封信想了起來。他想到了那「我若是將來不到餓死的話，決不肯使你輟學的。」兩句話，他的兩隻絕無神色的倦眼裏，湧出了兩行清淚來。

時間在他們的憂鬱生活裏很快的流過，轉瞬間，暑假又將到了。他們爲了求謀暑假後的位置，又寫了不少的信，祇要是有些認識而知道通訊處的朋友，一一都寄去。

這大概是他們的運命該如此的緣故吧，他們寄出去的信，不約而同的都連回信也沒有，雖則得到有一兩個感情較深的朋友的回信，却也都是白紙上寫着幾句無聊的敷衍話。他們就想到將來生活的恐怖祇有互相對泣着。

四

在一個焦熱惱人的初夏的午後，住在對面的那個留着日本式鬚鬚的小學裏的校長先生，特地走進他們的臥室裏來，像有事情似的，不等雪茂招呼他坐下，他就開口了：

「今天我來，爲的是想請兩位先生下期到敝校去幫忙，不知兩位先生的尊意如何？但報酬是很薄，每位月薪三十元，不過兩位如都願屈就，也很可以維持一個和愛的小家庭了。兩位先生究竟如何，請考慮一下，到下星期給我回音。」留着日本式鬚鬚的那位校長先生，把這幾句話簡捷地說完了，就略微點了點頭，向外面跑了去。

一間長方形的臥室裏，頓時充滿着愉快的空氣。他和她並坐在一張半西式的臥床

上，他緊握着她一雙瘦細的小手，兩眼注視着她一頭的稀髮，儘在微笑着，自病後從沒有現過一次笑容的她，那時把頭倒在他的左肩上，輕輕地也笑了一聲。他實在高興得再不能忍下去了，就兩手抱住了可華的腰，向她的頭部吻了好久。

真不懂得究竟是因憐憫他們呢還是相信他們的能力，平時他們絕少和他招呼的那位留着日本式鬍鬚的校長，居然會來請到他們。

「雪茂，我想我是可以決定了，你呢？小學的教師是不配做的，還是不去的好。」可華先向雪茂這樣的說着。

「我也正是這樣想，並且小學裏的功課總比較的來得要忙，如果去了，那裏還有空的時間來畫我的畫。」

「是的，你還是研究你的藝術要緊。」

「並且這是我可預先斷定，我的忍耐心沒有你的好，如果我去，不要到幾個禮拜，一定會和那校長鬧起意見來的。」

「我也在這樣的想，所以你還是不去的好，否則，連我的飯碗也會打破呢。」

「到暑假究竟還有好久哩，杭州的中等學校不算少，祇要多託幾個人，或者能夠找到個相當的位置。」

「就是萬一找不到相當的位置，也不用着急了，反正我已有了每月三十元的進款，可以勉強維持我們的生活哩。」

「好，就是這樣的決定吧。」

過了兩天，雪茂默默地備了些水菓和點心，雇了一隻小艇，到了晚上，他向着可華很高興的說：

「可華，今天的晚上怪熱的，我們坐了小艇去湖中盪盪好不好，並且月亮又這樣的皎潔，這是多麼有趣的事啊！」

「你既想去，我當然也很願意的，不過我剛從殘病初愈，夜風恐不能不受，至多祇可到九點鐘，我就要回來的。」

「是的，那末我們去吧。可華，今天我所以這樣高興要你去盪湖，是因你已有了位置，向你來道賀的意思啊！」

「但是，道賀是不值得的，不過暫時可以免去我們生活的恐慌。」

五

玉佛寺前湖灘上開着的白荷花，都在飄飄凋落；兩堤柳樹上的鳴蟬，帶着啞啞的哀調，在無力的叫着；這分明已入新秋的時節了。然而雪茂所日夜渴望着的好消息，依舊還在五里霧中！

不論大中小的學校，都在鬧着開學忙了。可華也已搬進學校裏去住着。

在她去校的第一天晚上，雪茂呆呆地坐在向南的一個窗前，他感到他的周圍，祇有孤零、寂寞和淒涼。——一間長方形的臥室裏，時常有一對青年在唧唧嚶嚶的互相談笑着；現在祇剩一個孤寂的他了。他的兩隻含淚的眼睛，無神地在望着窗外的一彎朦朧

的新月，他的傷心淚，終於湧出眶外來。

停了一刻，他取了枝墨水筆和一張碎紙，就寫出了一首詩：

我呆惑地獨坐窗前，

夕暮的野風

吹動我滿負傷痕的心弦；

一彎殘月兒

朦朧地懸掛半空間，

似乎在

訴牠的清冷，孤寂；

我俯首而哀泣，

我的愛喲，

傷心的——離別！

過了四天的的一個下午，間壁的門房裏忽然叫出聲「雪茂先生有信」來，他聽到了，真高興得不知將如何才好。他已好久沒有接到信了，今天的這封信，他想一定會有好的消息來報告他。他就急忙跑到間壁接來一看，信封的左角上寫着「可華寄」三字，他高興的熱度，頓時減去了不少；但因是可華的信，他還是滿懷的歡喜。他把牠親親地吻了幾吻，就拆開展讀：

「雪哥；爲了生活的壓迫，使不願分離的我倆也分離了。我忍心地放你一人獨住，你也忍心地放我來和那不願周旋的人們周旋。雖然我每週可以回來看你，但是啊，終究相見時少別時多！我倆的相思淚，不知要到幾時才得流盡！」

來此已四日了，同事們雖已稍稍認識，但孤獨的我，依然還是孤獨！

處在這種勢利盛行的社會裏，沒有吹拍的本領，終不免爲時代的落伍者，我不是背着良心騙口飯吃的人，所以總不肯以「馬虎」兩字去對這般天真無罪的小朋友；且我在此，也祇有他們能夠給我一點安慰。當然的，我更不可「以怨報德」了。

在這四天的別離裏，雖這樣難過，可是啊，我的心裏腦裏，總覺得不見你而枯寂！晚來的清冷，更增我別後的苦念！此刻正是晚膳以後未寢以前的時候了，我獨坐在房間裏，一切的一切都沉寂着，只有檯上的小鐘和着我的脈膊，微微地互相呼應，我悽愴的心弦上，就彈出了以上的幾行：

寂寞的秋夜，

默對孤燈無言，

樓下的琴音停止，

萬籟俱寂！

祇有窗外的淒風，

不住地嘯烈，

嘯烈，嘯烈……

一陣陣擊上窗簾，